

宋

書

二八

蘇子瞻

PDG

列傳第三十三

宋書七十三



臣沈約等上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北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

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參軍因轉主簿豫
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
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
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
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
之舉爲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
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
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
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

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
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
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
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為之下亮甚疾
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
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以爲正
負郎兼中書尋徙負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
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
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

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
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
意曰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
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
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
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
羸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薨椒蘭身絕
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鳥聲溢金
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歎

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元嘉三年羨之
等誅徵爲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
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踈誕不能斟酌
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
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
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外當由
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
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
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

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
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
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
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
爲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邦不政
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
悉直欲選代今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
土乃志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
乃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

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
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
款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后葬應
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
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
能事死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
其正著于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
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
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

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
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
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
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
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
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
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爲量
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
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又承志況樹德立義收

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
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
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
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
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
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
體之茲沖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
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
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

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
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
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
不出於戶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
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荀銳之志馳傾軼之望
豈悟己挂有識之裁入脩家之誡乎記所云千人
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
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通
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

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
以敵要說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
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
視則慌若迷塗失偶壓如深夜撒燭銜聲茹氣
腴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
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
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謂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
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對
議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

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么弊除之
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
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一時處然昔
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
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厚富
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
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
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
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爲資當施

其情願宥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
饗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露曝之苦務
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
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
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
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
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
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
月將不勝甚邪故曰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

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
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
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
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
宜無閒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
也隅奧有竈齊侯蒐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
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
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
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訓慎其監惠戒

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
眇末猶庸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
情得而人心塞矣抔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
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
彌喪端儼况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
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諱慝賓友清
耳嘆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
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疑心誠
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

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頓笑入戾期變犬馬則
步顧成妖況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
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
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遊道
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
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
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踈
不可閒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
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

而遂責者幾既責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
紓其妄發其唯善成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
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
背將受其殿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為和
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
取無謀實竝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
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
怪飭滅質之具竒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
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

怪知生之無心爲見竒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
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旣聞之術
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非氣二德稟
體五常二德有竒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寧
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懸
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
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爲溪
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
其爲害則燠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

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
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收則桂折故性明者欲
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即昏難以主言其以中
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
之者不患深故樂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
而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
之末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
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有明矣
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

定不能弃其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頓
之弊將求去弊者念通作介而已流言謗議有
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
必出已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
怨所聚有于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
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
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
何恤人言嘖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
唯形色鹿麕厭黑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

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
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
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淳昔琴歌於編蓬之中
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
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言中志則意入
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
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筐然後圖終
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
所榮贊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

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爲
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
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
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
泰人以有惜爲質非假嚴刑有恒爲德不慕厚
貴有惜者以理葬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
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
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懃斲結納及聞
否論則虺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

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叛屐斯爲
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滯人惠訓藉成
立與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
裴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之毀之無度心
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
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間伍覩
驚異之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
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謗人迫而又迂愈使
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
乎豈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
止於弘識然喜

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愉爲
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
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
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
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芬
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
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
粹者乃能盡而不汙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
無赤石可毀而不可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

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爲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
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去貧何由樂
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
我喪之未爲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温
飽之貴所以榮王饑寒在躬空言從道取諸其
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生之具豈閒定實
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與
不由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嘆量腹而炊豐
家餘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復

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合饑業席三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宜以已為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二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為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唯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末主人

生暫有之識幼壯驟過衰耗驚及其間天鬱旣
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亡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
木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
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
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爲人將在合理合理之貴
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
慙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往哲勿謂是賒日鑿斯
密著通此意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
懷所撰略布衆脩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贍

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
義劉湛誅起延之爲始與王濬後軍諮議參軍
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
徒左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苟
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
視輕買陳聞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
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
復蒙抽進而冒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闕茸沈
迷麴孽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

之性私恃顧盼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
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譏班觴肆罵上席山
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彫蟲未忍遐棄而驕
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
況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
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曜
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凌弱
免所居官訟持復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
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

外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
素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
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
過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
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
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二言其末
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為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
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
曆盡身彫日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

早欲啓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
餘是以憊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
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
手足冷痺左胛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
賴服比倦悸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叩首
卿位尸封典肅祗朝校尚忝匪任而陵廟衆事
有以疾怠官府覲慰轉闕躬親息矣庸微過
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
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宜暮

仰企端闈上憲罔極不許明年致事元凶弒立
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子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
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
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
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
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
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爲
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旣貴重權傾
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舊制

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
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積
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
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
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時年七
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
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
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
所著竝傳於世竣別有傳竣弟惻亦以文章見

知官至江夏王傅義恭大司徒錄事參軍蚤卒
太宗即位詔曰延之管師訓朕躬情契兼款前
記室參軍濟陽太守莫伏勤蕃朝綢繆恩舊可
擢爲中書侍郎莫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旣
事無同濟爲子爲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
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
臯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
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

期以申人之孝 子放鹿斷可識矣記去八十
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
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況顛沛
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允而義慝
夫豈或免

列傳第三十三

宋書七十三

家傳三

六

列傳第三十四

宋書七十四

臣沈

約

新撰

臧質

魯爽

沈攸之

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父熹字義和武敬皇后弟也與兄燾竝好經籍隆安初兵革屢起熹乃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至溧陽溧陽令阮崇與熹共獵值虎突圍獵徒並奔散熹直前射之應弦

而倒高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斬相脩進至京邑
相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
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
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
王家雖復不肖無情於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
爾行參高祖鎮軍事負外散騎侍郎重參鎮軍
軍事領東海太守以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
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
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拯其塗炭寧

一六合未爲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熹求
從不許以爲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
不存一熹綏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
孫季高海道龍衣廣州路由臨海熹資給發遣得
以無乏徵拜散騎常侍母憂去職頃之討劉毅
起爲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遣朱齡石統大
衆伐蜀命熹竒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平巴東
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
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

戰敗退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即便奔散成都既平熹遇疾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年三十九追贈光祿勳質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以爲世子中軍行參軍永初元年爲員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母憂去職服闋爲江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爲太祖所知徙爲給事中會稽宣長公主母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爲良守

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仍遷晉陵江夏內史復
爲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質
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史籍尺牘便敏旣
有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爲益州事
未行徵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
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爲有
司所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
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爲建威將軍義興太守
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陵質朝丹徒與何勛

檀和之並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設燕盡歡賜
布千匹二十七年春遷南譙王義宣司馬寧朔
將軍南平內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燾圍
汝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質輕往
壽陽即統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虜
退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
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坐前伐蠻枉殺隊主
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官是時上大
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軍出

許洛安北司馬王玄謨攻滑臺不拔質請乘驛代將太祖不許虜侵徐豫拓跋燾率大衆數十萬遂向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燾已過淮允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虜據之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之澄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竝爲虜所殺虜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

厲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胤之外監揚方生又
率射賊賊垂退會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其日
質案兵不敢救故二營一時覆沒初仇池之平
也以崇之爲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宋百頃行
至濁水爲索虜所害舉軍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
皆爲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爲虜所敗焉熙
祚司州刺史脩之兄子也崇之熙祚竝贈正員
郎澄之事在祖父壽傳三營旣敗其夕質軍亦
奔散棄輜重器單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

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三千質大喜因
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爲命及過
淮食平越石鼈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人馬饑困
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旣破崇之等
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內增修守備莫不
完嚴二十八年正月初燾自廣陵北返便悉力
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澠便與之燾怒甚築長
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
虜又恐城內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於君山作

浮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日賊
更方舫爲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
禁遂於君山立桁水陸路竝斷燾與質書曰吾
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
南是三秦氏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
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氏羌死正減關中賊卿
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荅書曰省示具悉茲懷
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
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謡

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
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
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
生全饗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
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
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
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壅之粉之屠
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
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

未勿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
返爾豈憶邪即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
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
廩相飴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
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虜中童謠曰
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
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荅引燾大怒乃
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鑊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
上質又與虜衆書曰示詔虜中諸主庶裡伐見

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
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
之時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
各萬匹虜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以羈絙數百
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旣夜以木桶盛人懸出
城外截鉤能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
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
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
與城平又射殺高梁主如此三旬死者過半燾

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上嘉質功以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力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也元凶弒立以質爲丹陽尹加征虜將軍質

家遣門生師顓報質具太祖崩問質䟽顓所言
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穎起銜命
報世祖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
宣質諸子在都邑聞質舉義並逃亡劬欲相
慰悅乃下書曰臧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
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勲臣忠誠篤亮方當
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傷其乃懷可遣宣
譬令還咸復本位劬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
行訓杖二十厚給賜之義宣得質報即日舉兵

馳信報世祖板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逕赴尋陽
與世祖同下世祖至新亭即位以質爲都督江
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
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使質率所領自白下步
上直至廣莫門門者不守薛安都程天祚等亦
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生禽元凶仍使
質留守朝堂甬道百人自防封始興郡公食邑三
千戶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
並施龍子幡時世祖自攬威柄而質以少進

之是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
復諮稟朝廷盆口鈎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
檢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
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可制勒欲外相
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
宣雖爲兄弟而年大近十歲義宣驚曰君何
意拜弟質曰事制宜然時義宣已推崇世祖
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
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

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世
祖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
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
今專據閩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
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
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咸有富貴之情願
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將義宣義
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詔敦勸
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并言世祖短長義

宣乃意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
同舉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京邑報弟瑜瑜
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府佐世祖遣報質質於
是執臺使狼狽舉兵上表曰臣聞執藥隨親非
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肌膚蓋以先
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
義宣首折台鉉拊聲聯服定主勤王之業動越
平齊晉宗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
醜正寔繁有黨或染以作僞疾害元功或藉勞

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深釁重必貽剿戮乃成
紫毀朱交閒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惡念舊愛
老無二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讒惑陛下
垂慈狎達不稍惟疑遂令負屨席圖蔽於流議
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鑿金古揆今實懷危逼故投
袂樊葉立節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
誠庸懦奉教前朝雖而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
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
念况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前邁星言

啓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遂班槐鼎
素望旣盈愜心實足豈應徼功非冀更希異寵
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
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誠不照甘心罪
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未錄庸瑣奉
國微誠不遂渙浥之情以失四海之望昭戮馬
劔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
三光平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表感慨
涕言無已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戎大雷馳報義

宣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萬人就弘世祖遣
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
屯梁山洲內兩圻築偃月壘水陸待之殿中將
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於南陵生禽軍主
徐慶安軍副王僧質至梁山亦夾陣兩岸元景
檄書宣告曰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興
邦紹曆之明筭自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
升臨寶位景屬天居大宋啓期理高中世皇根
帝葉永流無彊夷陂遞來遘茲凶難國禍寃深

人網鬱滅主上聖略聰武孝感通神義變草木
哀動精緯躬幸南郢親掃大逆道援橫流德模
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臧質少負疵釁衣冠
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効
爲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剝爲務官自賄至族以
貨傾是以康周陟覆命屠宗寃達蒼昊郭伯
西門遺出自皂隸寵越州朝往莅東守衛爵三
千率卒西討竊倖取黜荷恩彭泗貪虐以逞阬
戮邊氓忽若草芥傾竭倉庾割沒軍糧作牧漢

南公益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命北伐
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宵行
獨返遂復攜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顯於
逆辭凡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曝於觀聽去
歲義舉雖豫誠款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
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
懸在曷刻廣莫之軍曾無遺矢重關自開僞衆
已潰質猶復盤桓巷後騎陳師勞不足甄定
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自謂斯舉勳莫

已若初踐殿守忘犬馬之情奔趣帑藏頓傾天
府山海弘量苞荒藏疾錄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
之釁遂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寵莫與
爲疇自恣醜薄固知涯涘干謁陳聞曾無紀極
請樂窮太子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司空匪
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交兼常曾無
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孑遺
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然
動京邑醜聞都鄙棄逐舊故委蔑忠勤魚鳥期

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訴於御筵表同連子敬
之疇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
勞牒質但稱伐在己不逮僚隸託各朝廷歸罪
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厮養天
性愚狡質迷其姦諂真懷委杖遂外擅威刑內
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
足言丞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陝宗國倚賴實兼
恒情而不及謙冲之塗弗見逆順之訓蔽同郤至
理乖范癩遂乃遠忽世祀近受欺構杖納姦疏

還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觀成敗示遣疲卒
衆裁三千戎馬不供軍糧靡獻皇朝直以親秩
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苟識無所
守功弗由已必爲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
恨心於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家國夷險
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寇忘哀曾
無奔拽面蕃十稔惠政篋聞重贓深掠縱慾已
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
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劭未禽凶威猶彊將毀

其私墳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舉捷期云
速不日告平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叙
德造育爲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讒怙亂疑功未
聞其比僕以不肖過蒙榮私荷佩升越光絕倫
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殉艱棘惟
恩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而求慨望九江而
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況仰稟聖略俯
鞫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夫薛竟陵控率突
騎陸道步馳檀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

飛輪精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
利兵凌波電進沈鎮軍蕭安南接舳連旌首尾
風合驃騎竟陵王懿親令譽問望攸歸大司馬
江夏王道略明遠微猷茂世並旄鉞臨塗雲驅
齊引羣兵競邁祕駕徐啓八鑿搖響五牛舒旆
千乘雷動萬舳雲回騰威發號星流漢轉以上
臨下易於轉負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
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
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履至誨難用倒設

履安奉順聲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
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回
未震雷霆者正爲諸君身拘寇手或懷乃心吉
凶由人無謂爲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授檄之
日心馳賊庭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與義宣
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
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
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動質浮舟外江直向
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腹心劉湛之曰質

求前馳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剋然後
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將尹固之攻胡子反柳
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賊
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軍殊死戰賊
勢盛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崔勲之固爭乃遣
勲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勲之戰死季之收衆而
退子反叔政奔還東岸玄謨斬子反軍副李文
仲質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
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

宣遣劉謐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
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
繼之戰良久賊陣小拔騎得入劉季之宗越又
陷其西北衆軍乘之乃大潰因風放火船艦悉
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義宣欲一計事密已出
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衆悉降散質至尋陽焚
燒府舍載妓妾西奔使所寵何文敬領兵居前
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質之黨也至是懷貳詐
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餘並無所問文

敬棄衆而走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
投之既至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無所歸乃
入南湖逃竄無食摘蓮噉之追兵至窘急以荷
覆頭自沈於水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
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首
傳京都時年五十五錄尚書江夏王臣義恭左
僕射臣宏等奏曰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
窮愚悖常構煽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夏違恩
叛德辜過恒科梟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

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辜日限意使依漢王莽
事削漆其頭首藏于武庫庶為鑑戒昭示將來
詔可質初下義宣以質子敦為征虜將軍雖州
刺史質畱子敞為監軍將敦自隨至是竝為武
昌郡所執送敦官至黃門郎敦弟敷司徒屬敷
弟敞太子洗馬敞弟敷敦子仲璋質之二子二
孫未有名同誅質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蒼之
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竝為盡力
發遣郡丁并送糧運伏誅任蒼之字處茂樂安

人也歷世祖南平王鏐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望雖不足才能有餘杜仲儒杜驥兄子也豫章望蔡子相孫沖之起義招質質遣將郭會膚史山夫討之爲沖之所破世祖發詔以爲尚書都官曹郎中沖之太原中都人晉祕書監盛曾孫也官至右軍將軍巴東太守後事在劉琬傳沈靈賜以破質前軍於南陵功封南平縣男食邑三百戶贈崔勲之通直郎大司馬參軍劉天賜亦梁山戰亡追贈給事中

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
孝武太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郡太守
義熙元年起義襲偽雖州刺史祖蔚進向江陵
以功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封宵城縣侯食邑
千五百戶桓謙苟林逼江陵宗之率衆馳赴事
在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進號平北將軍高祖討
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
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子軌一名象齒爽之父
也便弓馬筋力絕人爲竟陵太守宗之自以非

高祖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遂與休之北奔善於撫御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羌項之病卒高祖定長安軌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祖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順自拔致誠以笞殺劉康祖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虜主拓跋燾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染殊俗

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燾將誅之爽有
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爽燾以充
宿衛甚知待之僞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
甚急使秀往救燾自率大衆繼其後燾未及至
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燾壯其功以爲中
書郎封廣陵侯或告燾鄴民欲據城反復遣檢
察并燒石虎殘宮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病還
遲爲燾所詰讓秀復恐懼燾尋南寇因從渡
河先是程天祚爲虜所沒燾引置左右與秀

寬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戎彭城會世祖遣府劉泰之輕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罰爲虜所獲天祚妙善針術燾深加愛賞或與輿常不離於側封爲南安公燾北還蕃天祚因其沈醉僞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天祚爲燾所愛羣虜並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太宗初興四方同反事在薛安都傳燾始南行遣爽隨永星士庫仁真向壽陽與

弟瑜共破劉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
歸南之謀燾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讎
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
虜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燾許之長
社戍虜有六七百人爽譎之曰南更有軍可遣
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腹心夜擊餘虜
盡殺之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
自隨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
計昌還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鑠曰爽秀得罪

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
點僞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
日蓋猶痿人思步旨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
遠夷庚壘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
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
旋軍亾殪過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
民之憤籍將旋之願齊契義奮臯馘醜徒馮恃
皇威肅清逋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
微雪夙負方當東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

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徽茂居蕃文武兼姿
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
百口先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
穎川聶元初奉詞陳聞鑠馳驛以聞上大說下
詔曰偽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志幹削到
忠誠久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款招集義銳梟剪
夷醜肅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
積當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
之宜即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陳畱東郡

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
可輔國將軍管陽潁川二郡太守其諸子弟及
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時申言詳加酬叙爽至
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事領義陽
內史將軍刺史如故秀參右將軍南平王鐸軍
事汝陰內史將軍如故餘弟姪竝授官爵賞賜
資給甚厚爽北鎮義陽北來部曲凡六千八百
八十三人是歲二十八季也虜毀其墳墓嗣季
四月入朝時燾已死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

程天祚等率步騎并荊州軍甲士四萬出許洛
八月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禿髮幡乃同棄城走
進向大索戍戍主僞豫州刺史跋僕蘭曰爽勇
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檀山必可
禽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
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攻
之本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碣礮不
拔敗退水軍不至爽亦收衆南還轉鬪數百里
至曲彊虜俟其饑疲盡銳來攻爽身自奮

擊虜乃退走二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
入討爽即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
質俱詣江陵義宣進爽號平北將軍領巴陵太
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停江陵事平以爽
爲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
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
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京師
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爲右
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

退軍鼓因此歸順世祖即位以爲左軍將軍出
督司州豫州之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
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
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資其勇力
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
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
叛皆得西歸爽使其衆載黃標稱建平元年竊
造法服登壇自號疑長史亭處穆中兵參軍揚
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殺之義宣質聞爽

已處分便狼狽反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
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義宣及臧質等竝起征北府
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
補丞相名質平曲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版到
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竝畱竟陵縣不聽
進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
遣弟瑜守蒙龍歷陽太守張幼緒請擊瑜世祖
配以兵力遣左軍將薛安都步騎爲前驅別遣
水軍入淵分路竝會安都進次大峴爽已立營

世祖以賊疆壘固未可輕拔使量宜進止幼緒
僞引軍還還下獄奪遣驍騎將軍垣護之代幼
緒據歷陽鎮軍將軍沈慶之係安都進軍與爽
相遇於小岷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
刺爽倒馬左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瑜亦爲部
下所斬送進平壽陽子弟竝伏誅義宣初舉兵
召秀加節進號征虜將軍當繼謀之俱下雒州
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愛遣秀擊脩之王玄謨
聞之喜曰魯秀不來臧質易與耳秀至襄陽

大敗而反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

擊破之義宣還江陵秀與共北走衆叛且盡秀
向城上射之中箭赴水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
斬首傳京邑贈韋虬穆揚元駒給事中庾騰之
負外散騎侍郎爽初南歸秀以爽武人不閑吏
職白太祖請虬穆爲長史以輔爽太祖以補司
馬後轉長史云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從父兄
子也父叔仁爲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

軍領隊又隨義季鎮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
貧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三吳民丁攸之亦
被發既至京都詣領軍將劉遵考求補白丁隊
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慶之征
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南
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
創事寧為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
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邑二岸揚州舊置都
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

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璨掌南岸後
又罷攸之遷負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
屢有功被箭破骨世祖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
稍事平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
郎攸之甚恨之七年遭母憂葬畢起為龍驤將
軍武康令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
騎中兵參軍直閣與宗越譚金等並為廢帝所
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為之用命封東興縣侯
食邑五百戶尋遷右軍將軍增邑百戶太宗即

位以例削封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復召入直
閣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
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
時王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
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
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
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乃就軍請號
衆咸從之殷孝祖為前鋒都督而大失人情攸
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倚賴之時南賊前

鋒鍾冲之薛常寶等屯據赭圻殷孝祖率衆
軍攻之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
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
王休仁屯虎檻摠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
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
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
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
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謂之曰四
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

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
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日一戰戰若不捷則
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咸謂吾應統之自卜
懦弱幹略不辨及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
勦力爾方興甚悅攸之旣出諸軍主並尤之攸
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
豈計彼此之外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共
濟艱難豈可自厝同異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
破賊於赭圻城外追奔至姥山分遣水軍乘勢

逃討又破其水軍拔胡白一城尋假攸之節進
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寶
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
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
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攸之
從子懷寶為賊將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齎
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
尋剋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
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率蠻校尉雍州

刺史袁顛復率大衆來入鵠尾相持既久軍主
農興世越鵠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
諸將率濃湖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竝懼攸之
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亾得還者
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感衆耳勒等中不得
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
送胡軍耳鼻示之顛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
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鵠尾食盡遣千
在南陵迎米爲臺軍所破燒其資實胡於是

棄衆而奔顓亦叛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
棄資財珍貨殷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彊弱爲少
多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
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
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
縣公食邑二千戶時四方皆已平定徐州刺史
薛安都據彭城請降上雖相酬許而辭旨簡略
攸之前將軍置佐吏假節與鎮軍將軍張永以
重兵徵安都安都懼要引索虜索虜引大衆援

之攸之等米船在呂梁又遣軍主王穆之上民口
穆之爲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之等
引退爲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三留長
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預
睢陵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公領職
復求進討上不聽入朝面陳又不許復歸淮陰
三年六月自率運送米下邳并鑿四周深塹遣
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時軍主陳顯
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顯達至虜遣清

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
副吳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既而來者
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
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入
來便當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既有志心若能與薛
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
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其年秋太
宗復令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清泗旣乾糧運
不繼固執以爲非宜往反者七上大怒詔攸之曰

卿春中來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
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啓今便不肯爲吾行
邪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攸之懼乃奉旨
進軍行至遲墟上悔追軍令反攸之還至下邳
而陳顯達於睢口爲虜所破龍驤將軍姜產之
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沒虜追攸之甚急因交戰
被稍創會暮引軍入顯達壘夕衆散八月十八日
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興丘幼弼丘隆先沈誕
沈榮守吳陸道量並以文記之才隨攸之及張

永北討永一奔攸之再敗幼弼等並皆陷沒攸之
之還淮陰以爲持節假冠軍將軍行南兗州刺
史追贈姜產之左軍將軍高遵世屯騎校尉四
年徵攸之爲吳興太守辭不拜乃除左衛將軍
領太子中庶子五年出爲持節監郢州諸軍郢
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
輒面加詈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
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彊不息亡民畏憚人莫敢
欺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

逼暮不獲禽則宿昔圍守湏曉自出賦斂嚴苦
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
異圖六年進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
軍事進號鎮軍將軍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與
蔡興宗在外蕃同豫顧命進號安西將軍加散
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未拜會巴西民李承明反
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
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
之權行荊州事攸之既至會承明已平乃以攸

之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
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至荊州政治
如在夏口營造舟甲常如敵至時幼主在位羣
公當朝攸之漸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所遵
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以微旨動
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
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得公昭送之
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
謂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聲云與攸之同若

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軍主孫同
沈懷輿興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
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還進攸之號征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闔外朝
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羣公稱皇太
后令遣中使問攸之曰久勞于外宜還京輦然任
寄之重換代殊為未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欲
以觀察其意攸之答曰荷國重恩名器至此自
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戍防一蕃撲討蠻

蜒可彊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留歸
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逾憚憚徵議遂息四年
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
初元嘉中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实與江夏竟
陵武陵並為名郡世祖於江夏置郢州郡罷軍
府竟陵武陵亦並殘壞巴東建平為峽中蠻所
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春攸之遣軍
入峽討蠻帥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
中軍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並疑

攸之自有異志阻兵斷峽不聽軍下時攘兵元
子天賜爲荊州西曹攸之遣天賜譬言說之令其
解甲一無所問攘兵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
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後以攘兵爲府司馬劉
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蠻軍攻
之破建平斬道欣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
之初至州道慶時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
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二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
毀之而去及還都不詣攸之別道慶至都云攸

之聚衆繕甲姦逆不久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
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
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
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障泥其
後刺客事發廢帝旣殞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劔二十人遣攸
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剗斮之具以
示攸之元琰旣至江陵攸之僂有異志腹心議
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季十一月乃發兵反叛

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二千遣使要雍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范伯季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伯季道和佩玉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其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同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兵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攘兵率

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
參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
將軍高茂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
國將軍中兵參軍丁珍東率寧朔將軍中兵參
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揚景穆相繼俱下
攸之自率輔國將軍錄事參軍兼司馬武茂宗輔
國將軍中兵參軍沈韶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皇甫
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將軍中兵參
軍東門道順閏十月四日至夏口攸之將發江陵使

沙門釋僧桀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甚
不悅初江津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
上至沌口云當間訖安西暫泊黃金浦既登岸郢城
出軍擊之攸之間齊主世子據盆口震懼不敢下
因攻郢城時齊王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
曰尊冠賤履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
有憑凌我郊圻侵軼我河縣而不焚師殪甲靡
旗亂轍者也沈攸之少長庸賤擢自閭伍邀百戰
之運乘一捷之功鶴山裂地腰金拖紫窮貴於

國極富於家擁旌蕃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督志
屏即有專征之釁橘柚不薦瓊璫罕入箕賦深
斂毒被南郢枉繩矯墨害著西荆號餐餐其心谿
壑其性從始至終訟壯得老今逸驅迫妖黨繕
集虺卒結蠶界外城送死中甸是而可忍孰不可
懷今遣新除使持節督郢州之義陽諸軍事平
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負外散
騎常侍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縣開
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軍屯騎校尉長壽縣

開國男王宜與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陳
承叔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
開國男軍主彭文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
主召宰精甲二萬前鋒雲騰又遣散騎常侍領
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節督湘州
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國屯騎
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旻輔國將軍軍主任候伯
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
擊將軍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

主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舳艫二萬駱
驛繼邁又遣輔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
軍事軍主荀元賓寧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
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
程隱雋輕艦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
越寧湘州之廣興諸軍事領平越中郎將征虜
將軍廣州刺史統馬軍主沱陽縣開國子周盤
龍輔國將軍後軍統馬軍主張文愷龍驤將軍
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

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敕勤龍驤將軍射聲
校尉王洪軌龍驤將軍宓從僕射軍主成置等
鐵馬五千龍驤後敵凡此諸帥莫不勇力動天
勁志駕日接衝拔距鷹麟鶚視顧眄則前後風生
喑鳴則左右雷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
何敵能堅然後鑿戎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
輅舒旆丹檻發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役鞏成岳
漁陽墨騎浴鐵爲羣芝艾同焚悔將何及符到之
日幸加三省其鋒隄 壁之主驅逼寇手之人若

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終不爾
欺斬裾射玦唯功是與能斬送攸之首封三千
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無貳
飛火軍攝文書千里驛行齊王出頓新亭馳檄
數攸之罪惡曰夫彎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
地多力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
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
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濞賴七國連兵之勢
隗躡恃跨阿據隴之資毋丘儉伐其踰海越島

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
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窰傾巢爲豎子笑
況乎行陳凡才斗筭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搆
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之出自萊畝寂寥累世
故司空沈公從父宗陰愛之若子羽翼吹噓得
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
忍趨利躬行反噬請銜誅旨又攸之與譚金童
太壹等並受寵任朝爲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
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革運凶黨懼戮攸之

狡猾用數圖全賣禍旣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
布販君鬻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
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
爲也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
故得階亂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
濃湖崩挫本非已力及北伐彭泗望賊宵奔重
討下邳一鼓而遁再鄙王師又應肆法先帝英
聖量深河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嶠之捷故
得推遷幸會頓升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

靈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
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已以爲慶此其
樂禍幸灾大逆之臯一也又攸之累登蕃兵自
郢遷荆晉煨殿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
肆情陵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筭器甲精器
銳士竝取自隨郢城所畱十不遺一專擅略虜
罔顧國典此其苞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
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恒用姦數旣欲發兵宜
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

戶發上蟻聚郭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季永不解
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
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
三也去管桂陽奇兵起京師內曩宗廟阽危
攸之任居上流兵彊地廣救援顛沛寔宜悉力
國家倒懸方思身慮威遣弱卒三千竝皆羸老
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臯晉喫
何其平日輒張實輕周邵爾時恭謹虛重臯戚
此其伏慝藏詐持疑兩端大逆之臯四也又攸

三十三
之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咸納羈
絆行侶過境必畱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商人
畢命無由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摧護逋逃出
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臯五也又攸之自任
專恣恃行慘酷視吏若讎遇民如草豎大半之
賦暴參夷之刑鞭撻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
闔宗補代毒徧嬰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市血
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號哭動天
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曠蕩之澤長

隔彼州此其無君陵上大逆之梟六也蒼梧狂
凶鑿深桀紂猜貳外蕃鴟目西顧留其長息元
琰以爲交質父子分張彌積奉稔賴社稷靈長
獨夫端戮攸之豫稟心靈宜同歡幸遂迷惑顛
倒深相嗟惜舉言哀桀揚聲吠堯此其不辨是
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梟七也廢昏立
明先代盛典交廣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密邇
內畿川塗弗遠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章表
奄積旬朔防風後至夏典所誅此其大逆之梟

八也昇明肇曆恩深澤遠申其父子之情矜其
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竝加崇授寵貴
重疊元琰達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聚蒙誰
之恩不荷盛德反生讎覺此其大逆之辜九也
攸之以谿壑之性含梟鳩之腸直置天壤已稱
醜穢况乃舉兵內侮逞肆姦回斯寔惡熟梟成
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
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仁厚約
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

和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茲
逆舉無名之師驅怨讎之黨是以朝野審其易
取含識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斲之心虎豹
摩牙起吞噬之憤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
野奔靄以此定亂豈移晷刻雖復衆徒稷陸舉
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燒山之焰彼土
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復相逼
起接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爲
蚤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

有如皎日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隨宜
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武陵王贊牋曰江陵一
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
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
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使臣朝之
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攤於郢都則無以謝
災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倭不犯關陵漢期一
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製酪卷鐵之將煙騰颯
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又曰

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
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
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安保養餘齒何
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
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旣貫
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
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
難太祖劬勞日昊卞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
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攸之

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于盆口方平因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沮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衆於是離散不可復制將曉攸之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山諸軍因此散走還向江陵未百餘里聞城已爲雍州刺史張劭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界爲封人所斬

送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剋城元琰逃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茂並爲敬兒所禽伏誅初文和尚齊王女義興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至是齊王迎還第內今皇帝即位聽攸之及諸子喪還葬墓攸之第二子懿太子洗馬先攸之卒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去職在家爲吳興太守沈文秀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陽太守先攸之卒詔以雍之孫僧照爲義興公主後雍之與攸

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去
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齋中
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爲常雍之弟榮之尚書庫
部郎亦先攸之卒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
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
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遇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
軍崔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
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不在意將由與城內婚姻
邪靈鳳荅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女攸之

歡然意解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
眞有幹力召不肯來後泰眞至江陵賣買有以
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補隊副厚加料理泰眞
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討
甚急泰眞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
事迫不獲單身走入壘追者旣失之錄其母而
去泰眞旣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
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筭皆如此初
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

京都三人共上引堦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
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
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其後攸之爲
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至
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
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
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
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
惟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

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莒
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
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
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
軍事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為榮鞭殺
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
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
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
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

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
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
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
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
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
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
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人
也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
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

則敗管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
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政值太白時此與天
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
故攸之止不反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
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凡同逆丁珍東孫
同裴茂仲武宗儼之竝伏誅攸之表檄文疏皆
儼之詞也臧渙詣益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餘
同惡或爲亂軍所殺或遇赦得原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問望多闕奉義治流

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
祖據有中流嗣桓庾之業既主異穆哀臣皆代
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
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
西郢奉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
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
休旣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釁亂自終固
異代如一也

削傳第三十四

宋書七十四